

cmchao / November 10, 2017 08:42AM

[評《阿莉芙》：劇情未到位，卻仍是值得一看的當代議題敲門磚](#)

評《阿莉芙》：劇情未到位，卻仍是值得一看的當代議題敲門磚

BY VANESSA LAI · 2017/11/03

alifu

《阿莉芙》(Alifu, The Price/ss) 首波預告片在今(2017)年5月釋出，搭上同婚釋憲的議題，才推出一天就掀起熱烈關注，目前影片觀看人次高達51萬，累積5,300次轉發。這部直至10月上映的電影，其實早在5個月前，就被法國影片銷售商「Reel Suspects」簽下全球版權代理，近期更入選東京國際影展亞洲未來單元競賽片，以及金馬獎最佳原創劇本、最佳男配角。

作為第一部將性少數(同性戀、跨性別等)的多元面貌，在日常生活中的微妙互動關係，躍為電影故事的重心，《阿莉芙》挖掘冷門議題的開創性，是非常令人期待的，卻可惜模糊帶過一些看似不重要的細節，導致整部片所欲緊扣的「愛」與「同理心」，實則難以撐起導演的企圖心。

(以下內容有部分電影劇情透露)

承《父後七日》手法演繹的三段感情故事

這部電影由三段故事線、不同感情關係並行：成為女人的變性者 Sherry 經營同志酒吧，與水電工老吳互相依靠；公務員正哲自從替好友代班成為變裝皇后以後，與女友安琪的關係逐漸產生了裂痕；而片名「阿莉芙」是源自渴望能夠變性的排灣族男孩阿利夫(Aliv)，來自從屏東佳興部落遷來的排灣族撒里努薩家族，白天在一家台北的髮廊工作，晚上會在 Sherry 的酒吧兼職，正面臨部落繼承頭目的壓力，女同性戀室友兼工作夥伴李佩貞在這段時間默默陪伴他。

《阿莉芙》的電影結構承襲了導演王育麟在《父後七日》的拍攝手法，由各式各樣荒謬、幽默的小事件串接在一起，有意營造緊湊而細碎的節奏感，既讓角色出場，也透露角色如何回應困境。但尷尬的是，《阿莉芙》劇中的許多小事件經常出現的令人措手不及，劇情每當轉至阿莉芙的故事時就亂了陣腳——甚至嚴格來說，阿莉芙對照另兩個故事線，更像是為了襯托其他故事而存在的配角。

電影未翻出的排灣文化

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Remaljiz Mavaliv (排灣族) 接受《Mata Taiwan》訪問，也表達他的疑惑，「我不知道非原民會不會看不懂電影裡描述排灣族的部分，字幕講得太籠統，很多(族語)沒翻譯出來，要聽得懂排灣語才知道」。

他曾在北排灣長老教會進行「姊妹」的民族誌研究，「姊妹」是男同志的代稱，生理性別是男性，喜歡生理男性。排灣族長嗣繼承制可能影響到一些「姊妹」，不敢向長輩出櫃，或「以大局為重」，顧及家族地位、擔心部落會不和諧，選擇假結婚的方式應對的也有，這讓 Remaljiz 起初非常好奇這部片會怎麼處理這些爭議，「如果失去了傳宗接代的功能，家族還會讓他繼續延續家裡的身分地位嗎？」

阿莉芙尋求變性的過程，有三次重要的轉折。第一次，胡德夫飾演的頭目父親達卡開，召集部落族人，告知將把頭目

位置交給兒子阿利夫，「我決定要把位置交給阿利夫，雖然他年紀還小，還沒有結婚，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幫他……」，在片中字幕卻直接被簡化成「我決定要把這個位置交給阿利夫」。

第二次，達卡開特地北上到髮廊找阿利夫，板起面孔說道：「我兒子阿利夫在哪裡？叫他出來。」但族語實際上比前述字幕講的更多：「我的孩子在哪裡？那個很男人、很帥 (sauqaljai) 的孩子，叫他出來。」

阿莉芙再次決定返回部落，面對父親坦承自己的性傾向時，她身穿女性傳統服飾，走在部落的公開空間，堅定地要去找父親說清楚，最後卻被母親攔下，勸阻阿莉芙「要多給他一些時間」，這是第三次轉折，但可以說是和部落「預先的出櫃」了。Remaljiz 笑說這段太突然，「是從哪裡生出來的族服？」他解釋，通常族服是家人協助準備，而當一個人能夠穿著傳統服飾在部落走動，也反映部落對於特定性別符號的認定。

庶民角色有魅力，卻無法成功推動劇情發展

儘管導演王育麟為了呈現不同性傾向與變性者的交織，事先做了不少功課，但《阿莉芙》在詮釋原住民上，是有待檢討的。像是一般來說不會直接稱呼「頭目」，而是稱呼名字加上稱謂（比如「達卡開叔叔」）；片中很多族人的口音其實來自不同地方的排灣語方言，但照理說應該會是與 mamazangiljian（排灣語，俗譯「頭目」）一樣的方言；當達卡開生氣地一路走回部落，畫面與配樂連結性弱，還比較像胡德夫在拍 MV。

也有批評指出頭目交接時，配樂卻是放兩位卑南族歌手唱的阿美族歌曲。對此，《阿莉芙》日前公開回應：「因為阿莉芙不單只是排灣族，也不是單只是部落或城市的故事，而是發生在你我周遭，獻給芸芸眾生的故事，藉由《太巴塢之歌》開闊清亮的意境，期許我們能夠走向更美好的未來。舞炯恩身為排灣族，也認為配樂此舉適當，他告訴導演：『我覺得不需要全部都用排灣族的歌，因為這不只是排灣族的事，是每個人的事，沒有人是局外人。』」繞個彎回答原民音樂應用的適切性爭議。

恐怕上述盲點，終究要歸咎到這部電影所遭遇的表達困境——

想透過有魅力的人物呈現草根、庶民生活的真實感，卻疏於注入推動戲劇性發展的動力。

王育麟在映後的訪談，多次提到自己希望擺脫有別於過往拍攝同志題材流露的「悲情」氛圍，他更想呈現角色陽光、展現自我的一面。而在 Remaljiz 看來，「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，這部片很平實的描寫，就是（同志）日常生活裡的一部分」。

觀眾或許可以選擇性地找自己感興趣的故事線或角色，但也就很容易遺忘這部片原先的亮點主張——性傾向與性別認同是流動且擁抱不確定性的。

盼《阿莉芙》引起更多傳統當代觀點間的探討

《阿莉芙》很可惜的因戲劇張力不夠，角色形象略微刻板，每當衝突爭先而起，後續又草草了結，導致觀眾相較之下，難以投入阿莉芙的情節，或為其深陷的抉擇與矛盾掙扎過程產生移情。反而是達卡開十分克制的父愛，和他終究沒能解開的遺憾，是《阿莉芙》最具感染力的親情片段。在交接頭目時，他對阿莉芙說：「孩子，我知道你想的，你的情形我其實很心痛，但我會把這個遺憾帶進我的墳墓裡，頭目這個職位接下來就是你的責任了。族裡的規矩和文化你都要遵守。」

總歸來說，《阿莉芙》從非原民異性戀視角出發，引介排灣族的多元性別文化的嘗試，還是值得一看，值得掀起更多觀點的討論。

泡澡浴缸邊，阿莉芙與室友佩貞的閒聊，在互相反問之間留下的懸念，不經意地透露排灣族的社會階層制度，和當代性別認同的相遇，當時在預告片勾引了許多觀眾的好奇心：

「你之前不是說女生也可以當頭目？」

「你是說等我變性完，再跟他說我要當頭目嗎？」

期許這是未來愈來愈多將傳統文化結合當代議題的故事，一個有趣的敲門磚。

延伸閱讀

女生可以勇敢，男生也可以柔弱嗎？我們是阿督，「姊妹」在部落裡的自在空間
